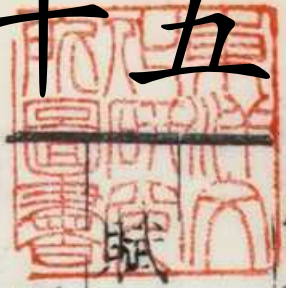


書名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
十二年序刊本
撰者 明 劉節 輯
卷 卷六十五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編號 D7920300

卷六十五



廣文選卷第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20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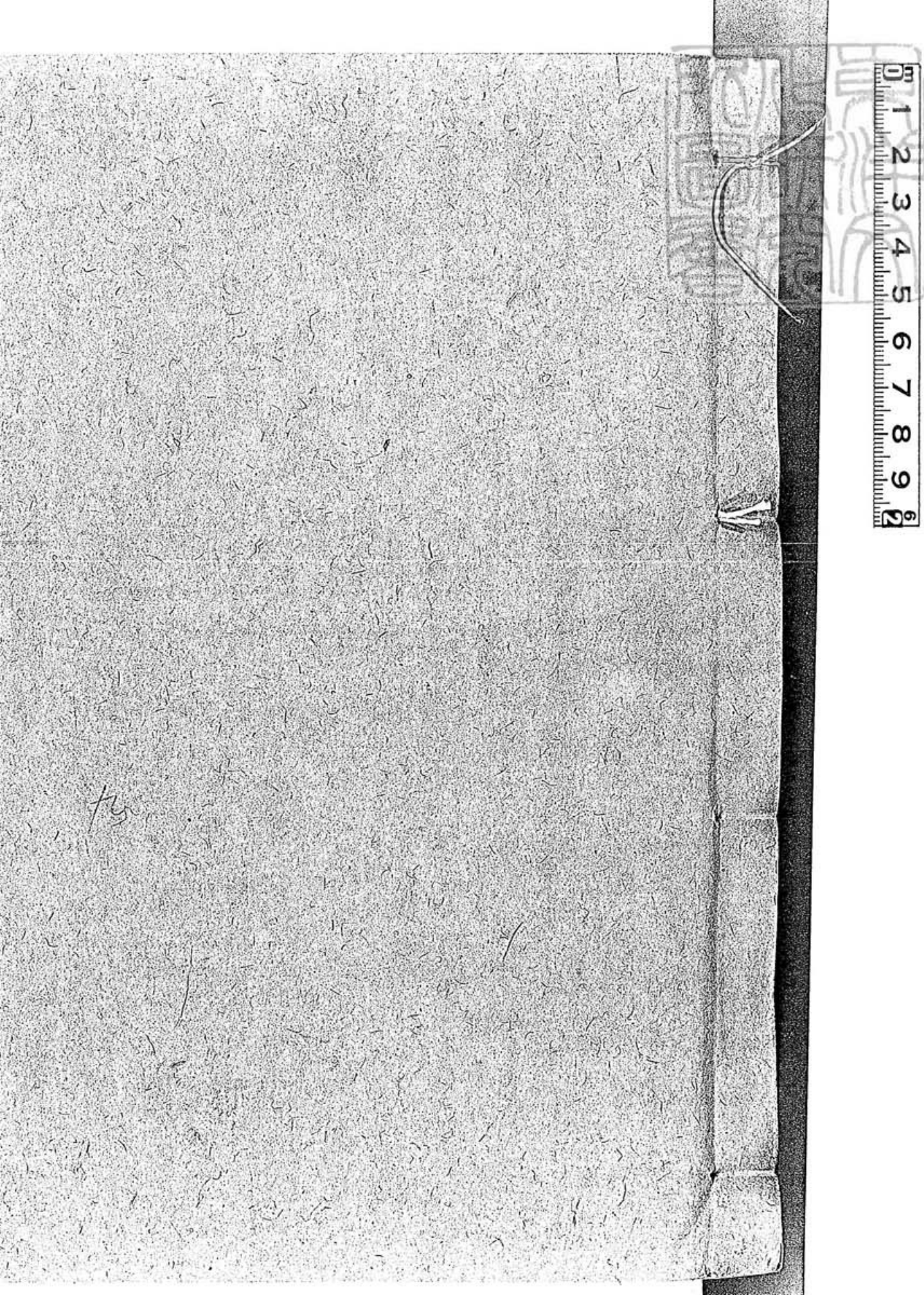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
有物下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
濁剖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
重規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氣而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
萬化度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
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

天地賦

成公子安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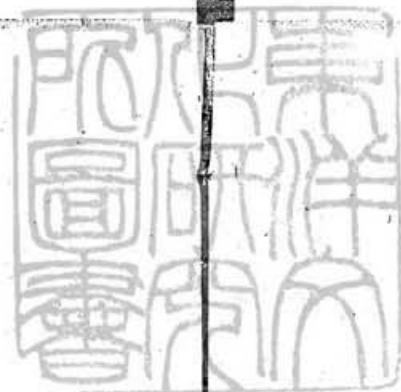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選卷第六十五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所圖書論一

過秦論

賈誼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疆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籍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

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
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嘗爲諸侯雄豈世
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常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
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
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
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
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
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
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
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疲以令大國之君不患
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
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
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
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
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
卒於口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
立箝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
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
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
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
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
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畔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
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
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

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過秦論

賈誼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稱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寧而不虛心而仰上也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



秦離戰國而至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三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汗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脩行各慎其

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道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

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

六家指要論

司馬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難盡用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

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不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道言其德行曰

堂高三尺土階二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食土飲水

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

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

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

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

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

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

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

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

反其意剗決於名時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

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

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

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
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
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
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
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
肖自分白黑乃行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
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
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
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
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
下何由哉

鹽鐵雜論

桓寬

答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
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燦
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
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
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
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
者陳其詞闇闇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畧觀矣然
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
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
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
不得不出於斯路而附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
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

不燦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畧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人道諛之徒何足算哉

驃騎論功

吾丘子贛

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作士大夫

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漢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師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殊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閒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突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謀十餘年遂滂池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嗣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條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

何征而不剋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

前史得失論

班叔皮

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檣机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檣机之事遂闡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九百

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

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潛夫論

王節信

貴忠篇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新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代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鑿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

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
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富貴盛而致驕疾
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
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
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
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
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
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
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
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
不惑哉

浮侈篇

王者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饑
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
填塞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
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則一夫耕百人
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
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
饑寒並至則民安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無嚴酷嚴酷
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
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疆亂生
於化危生於安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
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

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
任爲業或以游博持掩爲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九挾
彈携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士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
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
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婆又婦人不脩
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
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爲恐懼至使
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
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
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繪以書祝亂或
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衆
纒統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
千倍破牢爲僞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
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
帝躬衣弋綈革舄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
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
牒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笄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璠瑁
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美轉相誇詫其嫁娶者車
駢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
貧者耻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
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
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
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爲棺葛采
爲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栢柁

樗之屬各因方士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櫟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櫟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沂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陽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櫟梓梗柎多理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鄆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爲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爲不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爲不臣况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

實貢篇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時之無良諒由取之乖實天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

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翼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士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疆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良寶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植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固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受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恠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

其制令寬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餽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隣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饑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持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賅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賅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與一縣爲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旣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疆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詞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

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救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疆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旣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旣陷罪法怨毒之家異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



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爲太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論者多曰父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責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原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政論

崔子真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實然咸復思申興之效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有云設不疆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在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關南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如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弃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據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剛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哉故宜

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
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
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
明以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
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
優於孝文及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
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
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
誠達權救蔽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
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
解平城之圍夫能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
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
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
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
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危運
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
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掛勒鞅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鑿清
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
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
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弃市右趾
者旣損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
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
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
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

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宜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弃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而則多爲累而已

崇厚論

朱公叔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立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享業散故道德以仁義爲薄淳樸以禮法爲賊也夫世

世之所敦已爲上世之所薄况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絕纓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爲德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

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爲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旣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能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振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尼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執引方進夫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我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旣往而不及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弃予之歎伐木有烏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言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很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

絕交論

朱公叔

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無私游之交相見以公朝亨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千乘不記于君犯禮以追之皆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贍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居勞於聽也或於道而求其私贍矣是

廣文選卷第六十五
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游
積蹂稼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算也後生將
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
多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
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興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

廣文選卷第六十五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六十六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腹劉節廣

論二

昌言論

仲公理

理亂篇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
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
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
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
伉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
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
曾勢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凶豎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